

# 痛在爱恨临界点

## ——一颗跌入迷局的棋子

恋爱中人，常常会在得失之间摇曳。没办法，管不住自己，谁让爱情本身就是生命中收获的巨大惊喜呢？既是收获，又怕失去。怕收获越大，失去越多。所以现在的都市爱情里流行：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有很多处在灰色地带的男女关系，其实，都没必要去界定它到底是不是爱情。谓之暧昧吧！

在暧昧的情感中摇曳的男与女，浅浅地爱、少少地投入，往往凭着直觉和默契来控制彼此的得到和失去——如果一定要有得失，期望达到一种平衡。那，双方都自觉地避而不谈的东西，恐怕就是感觉了，若其中一位的感觉不够灵敏，到最后发现事实与自己的评估预测落差很大，那么这一跤跌下去就必定是痛的。

所以暧昧，其实是高智商的人玩的游戏。

所以要玩，就难保不跌跤，最好戴上护膝。

不过让人尝试游戏中的伤害，恐怕也是游戏的作用之一吧！

毕竟，那还只是一场游戏。

徐琳，典型的高层职业女性。30岁 高挑瘦削身材 仪态优雅而成熟。第一眼看上去，整个人就是由黑白两色构成的，修身的白衣黑裤，可有可无地戴着一副细黑边眼镜，妆容极为干净素丽，披

了一块灰色的针织披肩，使她严肃稳重的外形显出来几分柔弱，流淌出一种与生俱来的女人味。

徐琳坐在我对面，起初她还有些被动，但很快就爽朗地笑起来，看不出一点点的不安。

三十啦！女人到我这个年龄还没有结婚，其实蛮失败的吧！说起来是白领丽人、单身贵族，但偏偏没办法将自己嫁出去。以前，我也认为，不着急嫁人，不需要男人养活，爱情有没有都随缘，这就是女人最好的状态。其实，自己也会一天天心虚的，这些，只有自己走过之后，才知道。

徐琳淡淡地笑笑，显得轻松而大方，算是自嘲，也算是开场白。

能怎么样？天天泡在离地几十层高的写字楼里，真的是没时间嫁人的！所以我喜欢……我喜欢，抓住身边的浪漫吧！（显然对“办公室恋情”这个词徐琳是羞于表达的，她狡诘而略带羞涩地笑笑，说得很隐讳。）我天生是个敏感的女人，我总是能准确地感觉到，身边的这些男人，有哪一双眼睛，看我的时候是火辣辣的。是的，我挺喜欢，更多的应该是得意，至少，说明我还是个有魅力的女人。而且，这样的男人，其实，也真的很吸引我。所以，我前后有过四段这样的恋情——我是说，跟同事。但最后一次，给我的刺激真的是……真的太大了！他在我最得意的时候出现，然后，他让我人仰马翻。也许是因为他给我带来了那么大的伤

害，也许是，因为那么爱他，才会感觉到受伤。总之，这是我最难忘的一段情，幸福和伤痛，至今体会起来，也是那样的深刻——

那一年，我被猎头公司挖到“星宏”年薪将近40万，我挺满意，不仅待遇丰厚，在公司也是颇受尊敬的角色。我接手第一个新项目的时候，公司给我安排了一个搭档，说是个技术精英，跟我来的时间差不多长，也是公司花了大价钱挖来的。他就是刘毅。他真的是个很帅的男人！是我特别有感觉的那种类型！不算特别高大，但是很有块儿；有分量感，又不虚胖；骨骼很分明，又不瘦弱……总之吧，第一感觉很不错！我们那天是在楼下咖啡厅见的面。聊得很开心，从从前的公司到现在的工作，从工作的习惯到闲时的爱好，从不欣赏的上司到喜欢的明星……一杯咖啡，喝了好长的时间，我们两个人都感觉到，对方一定是一个很默契的搭档！

那段时间我真感觉到春风得意马蹄轻！前所未有地喜欢这幢写字楼，留恋我那间位于38层、有大幅落地窗的办公室。我们俩都经常加班，那个时候，我和刘毅，他常来我的办公室，一起工作、商讨，累了，就捧一杯热咖啡，转过椅子去，看满城的灯火。不过我们那时，都没有任何越轨的动作，即使离得再近。但不可否认，他真的好迷人！他有时会俯过身来，一手揽住我的椅背，一手在桌上操作鼠标，一时间，我的耳边都是他怀里散发出来的气息，有时真的让我迷醉、难以自控。他是个很细致的男人，总是

那么清洁和有品位，离得很近时，身上淡淡的古龙水的味道，几乎闻不出来。晚上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下巴上新长出来的胡茬。这个时候，也许所有女人的柔软，都迫不及待地要散发出来，看他的眼神、说话的语气、姿势体态呀……全都变得软软的，总是忍不住要再多一点点，再近一点点，再暧昧一点点……但第二天白天一到办公室，立刻又很后悔，觉得昨晚自己的举止太轻浮了，太失身份了，怕被他看在眼里，心里笑话。但不管怎么想吧，我被他深深地吸引，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当时我就感觉到，我和刘毅，永远这么一本正经，似乎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久以后，我和他一起去上海出差，正好赶上 2 月 14 号情人节。前面三天的工作都相当紧张，我们俩忙得连一点喘息的时间也没有，直到 2 月 14 号这天，完成了最后一个谈判，在上海的工作基本完成了，第二天再参加一个午宴就要回京了。这天傍晚，我们从酒店出来，一起去吃饭，就发现满大街都是玫瑰花，男男女女全都是一对对的，我们俩相视一笑，这才想起来赶紧接受情人节这个事实。他当时斜过头来看着我，有意无意地说了一句：“真幸运，有你跟我在一起。”我看到他的眼睛，一下子竟有点晕，慌慌张张地赶紧接上说：“是啊！今天一个人出来会成为千夫所指的。”说完我就后悔了——自己怎么这么笨啊！他那么浪漫的一句话，被我想都没想就给破坏了。随后的一路上，我心里都在自责，我们俩就这么不远不近地走着，偶尔还会不小心撞到一下肩膀，有点尴尬，怪怪

的。

吃完饭——那天我们去的是一个很高档的西餐厅，他叫服务生过来结账，送发票的时候，我没想到——竟然捧来一束红玫瑰！我接住花，看着他，一时没反应过来，他只是看着我笑笑，一边将发票放进钱包，表情很神秘。我想到他中途曾经起身去过一次前台，便很快想到是他为我订的花，一下子没忍住，就冲他幸福地笑起来。这个家伙还真是无耻，起身帮我穿上大衣，又顺水推舟地说了一句：“喜欢吗？今天不应该有女人手里没有花。”声音好温柔，我当时真就觉得好久没有这样的幸福感觉了！然后，他顺势轻轻揽着我的背就出门了。真是过分！后来我才知道，那束花是那间西餐厅送的！现在想起这事，我都觉得当时真是丢人！

我们沿黄浦江边走着，自打从餐厅出来他就一直搂着我的肩。这时候，我说累了，就靠着护栏站住了。有十几秒吧，我们谁也没说话，他却突然一把将我搂过来，将我的双手反剪在身后，我迎面遇到了他的目光——火辣辣的，很迷人！是那种深情而热烈的目光，我完全没有了丝毫的防备！他俯下身……我只感觉到一种有点窒息的眩晕。冬天的黄浦江边上，月光都是冰凉冰凉的，可我已经完全感觉不到，好像那一刻，全世界只有他，很狂热的感觉。也许，是我对他的狂热吧！

当我感到他的手臂松开的时候，我身下是散落一地揉碎的玫瑰花瓣。我有些窘，有些不好意思，我感到嘴唇

有些抖，脸颊发烫。他看着我笑了一下，突然一把就将我手中的玫瑰花夺过去，一扬手就抛得远远的，拉起我就跑。我们一口气跑回我们住的酒店，他将房卡叼在嘴里，一下电梯，一个弯腰就把我抱了起来，一直抱到他的床上……我们没有拉窗帘，不知他当时是没顾上还是故意不想拉——我们住的房间楼层很高，从大幅的落地窗望出去，感觉很像我位于 38 层的办公室。

那一夜……好像“腾”的一下，我就被他点燃了，不顾一切地着起来。平日所有的严肃矜持、冷峻历练，一下子全都被融化得无影无踪！他真的，很……现在想起来，无论怎样，他这方面是吸引我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一夜，好像置身在灯火阑珊的空中。我们几乎没有睡，聊天、说话、不知道……也许谁都不舍得这个夜晚里的每一个片刻吧！我记得他对我说：“你就是为我而生的女人！”虽然那个时候他处于亢奋状态，但我却丝毫不怀疑，因为，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他就是真正属于我的男人！前所未有的和谐与美妙，不可能再有任何人能代替！

这种身体的记忆，有时候，真的比任何记忆都要强烈，尤其是在我和刘毅的关系当中。以至于到后来我知道了他已经是个有妻儿的人，仍然无法拒绝他；他后来那样地背叛和伤害我，我仍然无法真正地憎恨他；事到如今，说起他，仍然还是惊心动魄，他是……最令我心痛的人。

看得出来，徐琳曾经是多么的迷恋这个叫刘毅的男人。事到

如今，她一口气地说起来，仍是涌动着一股难以保留的激情。说到动情处，这个端庄浅笑的女人甚至也会手舞足蹈。徐琳应该是一个外表与内心反差很大的女人。

也许任何一段迅速飙升的恋情，身体的记忆，都将成为恋人们最深刻的回忆。一对高级写字间里的男女，平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维持着礼节上应有的距离，即使心中有熊熊的火焰，也只能在自己的体内燃烧。这时，男人突然而难以自控的激情爆发，便是干柴遇烈火，所有的伪装一下子全都撕碎，所有的顾虑一瞬间全都崩塌。这种突如其来的身体刺激，强烈地冲击着徐琳的心灵，伴随着身体的震颤，女人更多感受到的是来自男人那股狂热的爱，而爱，就是需要，是承认，是每一个女人都愿意赴汤蹈火舍生忘死地去追的。就像徐琳认可的刘毅的话“你就是为我而生的女人”，它意味着徐琳深深地陷入了他们的性爱关系中。

办公室许多个夜晚的单独相处，使徐琳对刘毅的热情不断升温，浪漫的幻想和极端的期望，令她和刘毅这场异地之恋达到了顶峰。而她从这种热血沸腾的爱恋中体会到的快乐，又使她把刘毅想象得更加美好，这进一步转变成他们之间更为美妙的感受……一旦进入了这种疯狂的循环，女人，恐怕是在劫难逃的。

可是我没有想到，他已经有家了。有妻有儿。他很过分，一直没有告诉我。当然，我也没问过他。因为他看起来实在不像一个结了婚的男人。他那么仔细，对自己的外表、衣着、行为动作，每一件事都是那样的仔细，没有丝毫已婚男人的粗略感。主要是我之前也不好意思问他，好几

次话到嘴边了，也许是心里有鬼吧，好像要是问起来，就证明自己真的对他有意思了。可是，就在我们回北京以后第二天，我便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他妻子和儿子的照片。我当时抱着一大摞文件夹，站在他的桌前，就那么站着，看着他桌上的照片，一下子都有点傻了。他发现了我这样，有点尴尬，过了一会儿想跟我说什么，我根本不敢听，慌慌张张地就跑出了门。

照片上他的妻子很漂亮。我后来想想，刘毅一定是跟我那天晚上过后，心里对妻儿有了愧疚，回来才立刻摆上那些照片的。也有可能是想用这种方式把这个没来得及告诉我的事实告诉我。总之我当时被刺激坏了，一下子就慌了神，那一天是怎么过去的，完全没有记忆。只知道下班后刘毅把我约到了楼下的咖啡厅，我当时脑子里一片混乱，完全不记得他都说了些什么，无非是一些解释和歉意的话吧。我没反应地听着，刘毅一开始还不停地说，过了一会，他也不说话了，我们俩就这么对着喝咖啡，我呆呆地喝了好久。喝完我什么话也没说，起身拎起包就走了。

不过第二天到公司以后，我看上去就恢复得很好了。和刘毅之间，表面上丝毫也看不出什么。毕竟老板一年花差不多 40万是叫我来工作，不是来谈恋爱的。一开始刘毅还有点不好意思，但很快，他的态度也就比我还洒脱了。这个男人，真是风流！

之后午休的时候我们老在一起吃饭、喝茶。我开始一

点点地问起他的太太。听得出来，他还是很爱他太太的。我不能不说有些悻悻的。

他太太是写文章的，自由撰稿人。那时电视里正在播一个有关性骚扰的电视剧，我跟刘毅聊起来。一开始他有些尴尬，但听我没有拿这话指责他的意思，再加上我们也不是电视剧中那种上下级的关系，他也就和我聊起来。说着说着，我觉得他比我还激动，有关写字楼里女孩子遭受的性骚扰，他似乎比我还在意。我就问他：“你又不是女人，怎么会这么关心这个，难道你担心，你太太……？”刘毅愣了一下，抬眼看了我一眼，但他并没有生气，也许是他总还是觉得有些对不住我吧，只是说：“我太太从事自由职业，不会存在这方面的烦恼。”哦？自由职业现在有许多自由职业可都不太光彩的，比如……”刘毅不等我说完就接过去说：“我太太是自由撰稿人，整天关在家里写稿子，足不出户地赚钱。她只有一个领导，那个领导每天都骚扰她，那个领导就是我，而我对她的骚扰是合法的。”我白了他一眼，刘毅的表情很得意。他就是这样，我先前说的话一定令他有些生气，但他对我的打击报复一定是不动声色的，不动声色，还把你气够呛！这个男人！

后来他竟然跟我说起我们公司那些女孩子都有不同程度地被骚扰的事，当时还真把我惊讶坏了，我无论如何看不出来我们老总是那样一个人。我说：“不会吧！我也陪他去过一些酒席宴会什么的，灯红酒绿的，也没见他失过身份啊！再说，他对我，也还是蛮尊重的。”刘毅听了就笑：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他花大价钱挖来的！是他用来给公司赚钱的！如果说这公司是一辆车，你，当然也包括我，就是这辆车的发动机，离了你他就玩不转！像丁馨那样女孩子，无非只是些花瓶，招来当小秘书，今天打发了，明天还能招回一大堆。”丁馨是我们大老板新招来的一个女秘书，年纪又轻，人长得也清纯漂亮。刘毅还真是会说话，我当时听完就挺高兴，还心有余悸地说：“还好我不是花瓶。”刘毅说：“你就是花瓶也没关系，有我在，你什么也不用怕，你别看我跟你一样，也是个打工仔，可在这里我要想保护谁，就没人敢动她一根手指头，包括我们大老板！”说完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我当时就只觉得挺幸福的，一味地沉浸在他这段暧昧的话里面，傻傻的，也就没多想什么。谁知道，也许，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是已经预谋好的了。

从上海回来一连好几天，我跟刘毅之间都很有些尴尬。我也想过该怎么办，跟刘毅是怎样的一种感情，我到底期待他什么……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第三者，这一次，却那么突然，我一时真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了。加上刘毅那些天有意无意总在说什么“婚外情只是餐后小甜点，婚才是真正的正餐”之类的话，虽说不是对着我说，只是吃饭的时候跟一帮男人胡吹，但传到我耳朵里，就很别扭，像是一种警告。一下子，我们又回到了以前那种远不远近不近的状态中，只是比起原来，又尴尬了好多。

那段时间我总在想，关于我和刘毅的关系该怎么发

展，翻来覆去，也定不下来。我不愿意做第三者，可我爱他，我已经不知不觉地爱上了他，那种爱肯定不是夫妻之间的那种深厚的感情，但也是深入骨髓，而且我相信他也爱我。任何时候，刘毅都在我的脑子里打转，上海的那一夜，那些暧昧眼神里的热切，那股黑夜里的气息，他在我耳边说“你就是为我而生的女人”……我真的，无法忘记，无法放弃他！所以说，那段时间我相当的矛盾，我不敢再约他，怕让他觉得我有非分之想；我反复地回忆他跟我在在一起的每一秒钟，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用那些零零碎碎的蛛丝马迹拼凑出一个结论——他也是爱我的！他虽然有家，但他已经爱上了我，疯狂地爱上了我，他比我还要痛苦，难以抉择，无法取舍，不能自拔……

说到这里，徐琳轻声地笑了起来，又是她那种略带自嘲的笑，我想这是她稳定自己情绪的一种很好的方式。“真的，特傻，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那个时候，我还有一点害怕。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几次和办公室里的人谈恋爱一样轻松和无所谓，我没办法像从前那样，再给对方一个优美的转身。我希望他来约我，希望跟他继续发展下去，忘记他的家庭，无所谓明天怎样，今天快乐就行。可我还是害怕，我真的能无所谓吗？跟他在一起的感觉太甜蜜太美妙了，我怕我会上瘾、会戒不掉，而他，会不会在我最依赖他的时候突然离开。这种

感觉，就像一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婴孩，他才刚刚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就告诉他注定会随时死亡一样。挺可怕的。

徐琳这个比喻令我心中一颤。

我理解徐琳的意思。其实万事万物有生就有死，就好像每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注定会衰老、死去。但不同的是，这世界上大多数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是被祝福的，他们被相信一定会活到很久很久，很老很老，直活到无法预知的遥远未来，直活到足以忘记现在的年代。而徐琳与刘毅的爱情，这世上所有有问题的畸恋，都像是有致命先天疾患的婴孩一样，它们是不被祝福的，它们从一生下来，便被判定会随时死亡，它们睁大了眼睛，小心地喘气，紧张地担心着下一秒钟的命运，而这种命悬一线、死里偷生的感觉又让它们加倍地感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加倍地留恋与不舍。

其实男人与女人，总是由最原始的两性吸引开始而双双跌入情网，他们追求自己潜意识中最需要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无暇再去顾及什么。而在肉体的连结产生之时，精神上的依赖便随之诞生了！或多或少的，它的诞生，将成为伊甸园中所有伤痛与悲哀的根源！徐琳与刘毅这段婚外三角恋，两个女人，刘毅最终只能留一个。而刘毅又是怎样看待他和徐琳的关系的呢？当爱情颠峰的浪尖退去之后，这样一种关系便清晰地浮出水面，此时的徐琳和刘毅，又将如何面对，做何打算呢？

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希望知道。我迫切地

盼望着他做出点什么，来打破这样一个僵局，给我一个答案。

很多天以后，就在一个黄昏，很突然的，刘毅下班之后进我办公室来。他进来之后就把门关上了，两手揣在裤兜里，踱着步子朝我走过来，我当时好紧张。他当时表情很暧昧，问我说：“晚上有空吗？”我慌慌张张的，好像想都没想就点了头。

那天晚上，我们去了一家酒店。一路上，我们谁都没说话，我跟在他的身后，脑子里一片混乱，怎么进的房间更是不记得了。可是一进门，他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上了，一下把我按在墙上，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他，有好多话想跟他说，但是，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是的，他知道什么可以让我忘记那些事，那些关于他的家庭、关于他的想法，等等，他不想听我说，不想要我问出来，于是……其实我现在认为这是我的问题——跟他在一起，脑子就不清楚。在那个时候，我真觉得，他是在告诉我——他是多么爱我，多么需要我，我就是为他而生的女人！这样浓烈的爱，难道还需要用语言来表达吗？那简直是我最为幸福的时刻！

后半夜，我们靠在床上聊天，他把我抱在怀里，跟我说了很多。他说他和她妻子并不太好，生活上、思想上，甚至在床上，有很多地方都不和谐。而和我在一起，他觉得很放松，很自信，也很兴奋。他当时抽着烟，语调就像他吐出来的烟雾一样，悠悠的，轻飘飘的，就像不小心流淌出来的几句心里话。现在回想起来，我其实很难界定他当时

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他很少跟我说起他的妻子，不意说起几句，总是很快就打住了。他说自从第一天见到我，就感到我俩非常的默契，有一见如故的感觉。现在想起来，这些话应该是他随便说出来哄我的。难以想象他都对多少女孩子说过这样的话了。而我当时居然还深信不疑！不仅深信不疑，还觉得自己也是这样的感受！因此就更加相信他，相信他对我的“爱”，相信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所以，我当时就想，既然我们如此默契，如此心照不宣，那么有些话又何必问那么清楚，何必说那么明白呢？这一次重聚，刘毅又打消了我脑子里盘桓好多天的那些疑虑。我想，既然他是爱我的，也像我爱他那样热烈，那么至于其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那天夜里还说起了丁馨，就是我们公司新招来的那个女秘书。我都忘了当时怎么说起她的，哦，对了，是刘毅说他喜欢我皮肤的颜色他当时看着我，说他就喜欢我这样健康的小麦色，很性感，说这样的女人不矫情、不做作，能刺激男人的征服欲。我听后心里的确挺高兴，就问他，那丁馨那样的皮肤不好吗？那么白……他当时不等我说完，就翻身过来吻我……我后来才明白，那些亲密的身体动作，才是他掩饰自己内心不安的一种方式。而他很懂得，只要对我足够温柔体贴，即使只是暂时的，也足以打消我对他的种种疑虑，至少能忘却去追究他。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似乎就恢复得好起来，在办公室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尴尬，彼此的眉来眼去中，也都有了

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那个丁馨，我看她每天春风满面地出出进进。没想到一两个月过去，她留下了。我就想起来刘毅说的性骚扰的事，背地里我还想，难道丁馨与大老板之间，真有那样的交易？不管怎样，我觉出来，这可是一个有心机的女孩子。

徐琳说到这里，顿住了，似乎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她拿起茶杯来抿了一口。思绪仍然沉浸在从前。

是这样，我刚才大概说远了。是这样的，有一天，刘毅突然要我跟他一起辞职。我很惊讶，这里很好啊！为什么要辞职？！我们发展得也不错，待遇又那么丰厚，我想不通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当时，我们刚……我们在酒店，我懒懒地在他怀里喝他给我倒的水。那水温温的，不冰，也不烫——当时的情景我都记得，那种感觉很怪异，我对他究竟想要做什么，从来就像一杯温开水一样，看不出吉凶，不知道是福还是祸。我就追问刘毅为什么。其实，他当时假如真的要辞职，我大概仍然会留下来，不会跟他一起辞职。原因很简单，这份工作很不错，我还没那么傻，为了满足他一时的疯狂念头，连饭碗都不要了。可刘毅告诉我，他并不是说要真辞职，只是他跟大老板发生了一点小磨擦，想给他些颜色看看，“他看到我们的辞呈，一定会极力挽留，说不定，还会给我们加薪呢！”刘毅说的时候还很兴奋。我就问他：“那他要是同意了，真把我们辞了，怎

么办？”刘毅就使劲抱了抱我的肩膀，笑着说：“傻瓜，他能同意吗？你想想，如果我们其中一个人向他递辞呈，他也许会同意，但要是我们俩一起要求辞职呢？哼！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别忘了，我们俩可是发动机，他该不会想让客户瘫痪掉吧？”说完，还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下。那表情，就像在哄一个向大人提出傻问题的小孩。我还在犹豫，他就又翻过身来和我亲热。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的头脑很难理智地做判断，要是在办公室里，我可能想都不用想，就婉拒了，可那个时候我……不过我还是问他，他跟大老板到底有了什么过结。他支支吾吾地哄着我，半天也没说出一个完整的事件，大致就只是说，他看不惯大老板的作风。

可我那段时间，对他可以说太相信了，丝毫也没有怀疑他的动机。我想，这也许……（徐琳歪着脑袋想了想，忍不住笑起来）这也许是因为，他那段时间的表现都不错吧！……总让我觉得，他是一个能把握大局、稳操胜券的男人。我也同意他的观点，公司的确非常需要我，大老板是一定会极力挽留我的。于是第二天，我就跟着刘毅一前一后地进去递辞呈。

刘毅不一会儿就出来了，满脸得意神秘兮兮地跟我说：“怎么样，我料事如神吧？他不仅没同意让我俩辞职，还主动说要提拔我呢！你去吧，没问题的，放心！”说着两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送我进去的样子，活像一个老首长要送一个小兵去战场。临推门我还回头望了他一眼，说实

话，当时心中就很忐忑，而他则是一手揣在西裤兜里，一手很潇洒地送了我一个飞吻，一副没正经的得意样。

可我没想到，我把辞呈递上去，大老板只是瞥了一眼，都没有仔细看，就同意了！真的连一句挽留的话都没有，就同意我辞职了！我当时，我记得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立在老板桌前一动都不能动了！脑子里一片混乱，那一瞬间，大老板很平静地问我：“你还有什么别的事吗？”我……太意外了！他竟然没有给我任何抵赖的机会！没有一丝挽留的意思！我能怎样？……我只能离开！我悻悻地，好像在做梦一样，就离开了那间办公室。我好像是飘到刘毅跟前的。大概是我神情恍惚的样子太明显了，刘毅在凑上来问我怎么样的时候，似乎就已经觉察到了事情不妙。正在这个时候，丁馨过来，对刘毅说：“经理叫你。”

刘毅从大老板那儿回来以后，脸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的，半点儿先前的得意都没有了。而我见他这样，自己情绪倒是稳定了不少。我还安慰他：“没关系的，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刘毅神色慌张：“他同意你辞职了？”我说：“是。”他突然说：“徐琳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他，他没有同意我辞职。我真的对不起你！”什么？我都惊呆了！我已经不知道是惊讶还是愤怒还是委屈……总之好多种情绪一下子涌上来，堵在我的嗓子眼里，把我的喉咙堵得生疼，眼泪都憋出来了。那种感觉吧，就像是一个人鼓动自己的女伴跟他一起去殉情，两人约好了，然而女伴先死了，那个家伙却跟她说自己死不了了！